

义外之“空”

——《金刚经》的言说方式

陈舒楠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金刚经》中的重要思想“空”，一方面是通过经文的内容表达出来的，一方面也体现在经文的言说方式上。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树立了话语权威，但又在言说中表现出反权威的倾向，自立自破，暗合“空”义。众生之间、众生与释迦牟尼之间、处在不同阶段的修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以不同方式布施所获得的福德也是有差别的，但在修行与成佛的视野下看来，他们又是无差别的，这种有差别与无差别也体现出“空”的内蕴。《金刚经》中提及的释迦牟尼、燃灯佛、须菩提等人物，在修行状态上表现出来相对固定的特性，但在本质上又具有不定性。“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句式也表现出事物本质的固定性与不固定性，传达出事物本质为“空”的思想。

关键词: 空 《金刚经》 言说方式

中图分类号: I207.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 (2018) 04-109-113

DOI:10.14040/j.cnki.52-1004/k.2018.04.017

《金刚经》作为大乘空宗的重要经典，其“空”的思想历来受到重视，《佛说大乘金刚经论》中以四句偈说法：“一曰空身；二曰空心；三曰空性；四曰空法。”¹以“空”贯穿佛法始终。后世诸多研究者也对《金刚经》的要义在于“空”表现出认同，如认为《金刚经》“从空的方面，开阐佛法利他的妙用，立本于缘起性空说”²；经文传达了“世间万有和人心执念，都是有为法，都是空”³的思想；对《金刚经》进行持诵，在修行过程中空除执着，最终可达到“空”的境界。⁴

《金刚经》传为释迦牟尼所述，“空”的思想在佛涅槃后两千多年依托经文得以传承。后世的学者和信仰者论《金刚经》之“空”，多有从文本内容出发分析的，如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可知，事物本身是没有实在的本体的，对诸种名相采取不住、不执、不取的态度，这便是空的要义之一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启发了六祖慧能，悟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自性本清净”即是“性空”⁶。然而在佛家看来，作为承载佛法重要工具的语言文字，“既因其虚妄不实而毫无意义，又因其具解脱作用而不可放弃。”⁷佛教虽然对语言的表意作用持怀疑态度，但毕竟看佛祖拈花能破颜而笑的毕竟只有迦叶一人，“以心传心”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相比较之下，以语言作为传道之法显然更为有效。这其中就引出一个问题：如何通过不可靠的语言告诉人们语言是不可信的？表达

作者简介：陈舒楠，1989年生，女，广西武宣县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批评史。

1 《佛说大乘金刚经论 金刚经六祖口诀规范字本》，广州：《广东佛教》双月刊编辑部2001年版，第5页。

2 陈燕珠编著：《金刚经要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3页。

3 彭焱姝，宋霞：《融会空有——〈坛经〉对〈金刚经〉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一期，第144页。

4 董文芳，张含峰，邵艳梅：《〈金刚经〉无相思想之研究》，《管子学刊》，2011年第一期，第96页。

5 慧明编著：《一次完全读懂佛经》，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6 沈家桢居士述：《金刚经的研究》，莆田：福建省莆田市广化寺，第73页。

7 周裕锴：《禅宗语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技巧的重要性在此刻便凸显出来了。因此,研究者们也从思考方式、言说方式的角度上考查《金刚经》如何谈“空”,有学者提出《金刚经》的三句义(佛说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在肯定的同时否定,同时又加以有条件的肯定,是为了解释空的第三层要义¹;也有人认为《金刚经》以“四相否定”与“即非诡辞”两种遮诠方式成就“空”义²。的确,《金刚经》在说法之后,又否定自身所说的法,以传达“空”的内蕴,这一说法基本为学界所认同,但这所谓的“以言去言”,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即非”句式上,也体现在整本书的结构安排甚至整本书的言说方式上,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点较少论及。本文希望能够对这方面有所挖掘和补充,为了解《金刚经》之“空”提供更多角度。

一、权威与反权威

《金刚经》以释迦牟尼与须菩提对话的形式呈现,以问答形式为主,其中如来所说内容居多。须菩提号称“解空第一”,既能解空,何必再频频提问?且须菩提在《金刚经》中表现得一点即透,所举问题皆能抓住要点,回答释迦牟尼的问题时也表现得极有悟性。如释迦牟尼问:“须菩提,东方虚空可思量不?”须菩提即答:“不也,世尊。”以便如来能够引出“菩萨无住相布施”³的结论。某些情况下,须菩提回答是与否后,还能就自己的回答进一步提问,而后自答。例如,如来问“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提答:“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⁴这个回答与释迦牟尼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相符的,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须菩提代释迦牟尼说法,教与众人的。此类形式的对话在《金刚经》中为数不少,不再一一例举。

通读经文可以发现,“须菩提也只是在配合佛陀演说出妙义,对自己的问题“心知肚明”,但法义还是要说,说这个不可说!”⁵须菩提似能清楚知道释迦牟尼心中的想法,二人配合着进行了一场教学演出。须菩提所言,即是释迦牟尼所欲言,或者说须菩提乃是在代释迦牟尼言。须菩提在书中起到的不过是一个帮衬的作用,提问可以挑起话题,而采用对话的形式则使得整本经书更有趣味。

虽然《金刚经》形式上是看似平等的对话体,实际上却可以认为是释迦牟尼的独白体,因为整部经书中皆是他的观点,既没有第二种声音出现,也没有提供让旁人置疑的机会,释迦牟尼在话语权上是唯一的权威。虽然此经不是释迦牟尼所作,但开篇所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⁶,明确此经所记录乃是释迦牟尼的言行,并非杜撰,可见写经者是在肯定释迦牟尼言行权威性的情况下写作的。释迦牟尼花费大量言辞得出“是经(《金刚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⁷的结论,且“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皆应恭敬”⁸,给予《金刚经》极高的地位,然而随后又否定这部经说:“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⁹。再接下来,释迦牟尼又否定自己说过法:“若人言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¹⁰作为拥有此书话语权威的人,释迦牟尼似乎前后所言不一,把自己树立起来的权威又打倒了,这种亲立亲灭的做法,不免让人疑惑。但实际上,这场表演性质的谈话可以视作话语的“行为艺术”,释迦牟尼以这种形式传达出一个信息:语言所说“皆是虚妄”,故而要将其“空”掉。

《金刚经》中,须菩提曾两次发问:“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¹¹释迦牟尼的两次回答在相似中又有不同。截至须菩提第二次发问以前的经文,逻辑顺畅,意义连贯,结构完整,已经可以视作一部完整的佛经。而这一问之后的经文,多是对前面内容的重复,但相比之下,不像前半部分那样具有整体性,显得更松散。这一现象吸引了历代研究者,人们也对此作出了诸多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流传中出现的混乱错讹;也有说是为了让受众更好地理解《金刚经》思想而做的重复;也有人以为前半部分破“我执”,后半部分破“法执”……¹²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至今未有定

1 罗时宪:《金刚经·心经》,北京:中国书店,2009年版,第25页。

2 吴汝钧:《〈金刚经〉的思考法:四相否定与即非诡辞》,《鹅湖学志》1993年第十期,第117页。

3 [明]朱棣集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2页。

4 [明]朱棣集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6页。

5 谢劲松著,净慧法师主编:《禅宗心性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

6、7、8、9、10、11 [明]朱棣集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3页,第168-169页,第176-177页,第203页,第231-232页,第23-24页、187页。

12 宣方译注:《金刚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7-124页。

论,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定论。虽然经文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相似的地方很多,但内容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若说是版本错讹,未免也错得太离谱,看作是作者有意为之或许更为可靠。从表述上看,这种有意进行的重复,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都给人生出一种迷惑感。撇开释迦牟尼对同一个问题回答了两次这个事件,我们单看两次回答,会发现对须菩提提出的问题,释迦牟尼其实并没有给出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不住相布施,无差别地灭度一切众生,其实是一种很抽象的理论,而非具体做法。况且在回答中,还夹杂了其他看似与问题毫无关系的内容,这种回答问题的方法,隐约有了后来禅宗“妙悟”的影子。释迦牟尼作为智者,又在《金刚经》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权威性,对自己的言语是应该负责的,按理说不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答案,对同一个问题的两次回答更不该相似又相异,使人迷惑。或许释迦牟尼正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说明,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不要执着于他的回答,不要问是与非,至于经书如何写,是否有重复,也不需要执着。亲立话语权威,又以话语本身亲灭权威,这种行为,正与“空”的思想暗合。

二、差别与无差别

“空”包含了“无我”的意思,即事物没有所谓的主体,没有支配人和事物的内部主宰者。万物众生都一样,缘起性空¹,因而强调“无差别”。《金刚经》开头对释迦牟尼的行为有一句描述:“入舍卫大城乞食,次第乞已。”²“次第”在此处至少暗示两点:第一,释迦牟尼接受了不止一人的食物;第二,释迦牟尼在乞食的过程中,没有挑选乞食的对象。若以填饱腹中饥渴为目的,跟一两人讨要食物即可,不需要“次第”;在乞食的过程中,还可以有所选择,向富足人家乞要,避开贫穷人家,不必给他们增加物质上的负担,更不必要强调“次第”。可见,释迦牟尼的乞食,是有意面向众生进行的一种无差别对待的活动。“乞食”看起来是众人将食物布施给释迦牟尼,但这并非单向的赠与,释迦牟尼接受食物的时候,也是在众生进行度化。因而,“次第乞食”的精神内蕴实际上是对待众生,释迦牟尼都发平等之心,不论身份和贫富的差别,同样度化之,不作区别对待。这和经文中提到的“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³的内在主张是一样的。

不仅众生之间无差别,释迦牟尼和众生也是无差别的。“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边功德。”⁴释迦牟尼能够“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意味着释迦牟尼和善男子、善女人是有共通之处的,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佛的释迦牟尼与是普罗大众人是同一类人。佛还知道,这些受持读诵此经的善男子和善女人,若能悟得佛法真意,解“空”之理,便能成佛。由此看来,了悟佛法的众生是佛,佛与众生是无差别的,释迦牟尼与众生是无差别的。

当释迦牟尼连用四个问句分别问须菩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是否能够以为自己证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须菩提一一回答不可,并解释原因⁵。虽然在佛教语境中,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分别代表修炼到不同等级的修行者,其中的判断标准有严格区别,但在这个地方,从言说方法这个角度来看,这四者的差别其实在表“空”上几乎是无意义的。释迦牟尼想要表达的是,修行到一定等级的修行者不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修成此等级的“果”,即是不生执念,否则修行是不成功的。故而,在读到这一部分时,大可以“不求甚解”,不需要知道这四种人分别代表哪四个等级,不同等级要求是什么,只需要知道如来与须菩提的四次对答,目的在于传达“空”的思想,至于这四者的差别,是可以忽略的。

这种“无差别”思想,还隐藏在经文中看起来似乎是“有差别”的表达中。释迦牟尼问:“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答:“甚多。”释迦牟尼又说“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德胜彼。”⁶按照世人眼光,万千宝物的价值难估,可为生活换取诸多便利,一旦捐出即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说法无非口唇一张一闭,说完即无声无形,说法者

1 宣方译注:《金刚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6页。

2、3、4、5、6 [明]朱棣集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第28-32页,第163-164页,第85-92页,第75-79页。

没有损失,功德大小难以衡量。释迦牟尼反其道而行,认为以四句偈布施的功德大于以满世界七宝的功德,借以突出佛法的珍惜,他并未为了突出《金刚经》的可贵,无上赞叹佛法真意,贬低宝物,使用“金钱如粪土”这般极端激烈的对比,对二者都予以肯定的态度。虽然以数不尽的宝物和《金刚经》所言之法布施,得到的福德有量的多少之分,但释迦牟尼并没有否定其中任何一样,并未因为以佛法布施得到的福德更多就号召信众放弃以七宝布施。布施只是修炼的一个过程,是要达到目的的手段,不管是以七宝还是四句偈布施,它们效果所起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快一些一个慢一些,略去过程只看目的,二者其实并无差别。况且“是福德即非福德”¹,本身福德也是虚妄的,故而财宝布施与四句偈布施实际上更可以认为是无差别的。

恒河沙数多的宝物、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金刚经》的四句偈,都是用于布施的工具,而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的例子,也只是帮助人们理解“法”的手段。在“得法”这个目的之下,它们的差别多少其实是不重要的,即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无差别的,何况“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²在修行成佛,领悟“空”这个目的面前,法都不重要了,何况帮助得法的工具?

三、定性与无定性

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说,“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意思是说古今一切圣贤,都已经得道,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有个人程度、传化方式的不同。³禅宗“人人内心皆有佛性,皆可能成佛”的观念,在《金刚经》中隐隐有体现。又说众生“无我”,即无“自性”,自性本空,无所谓灭,也不所谓度,灭度本身是缘聚缘灭的一种状态。⁴我们所看到的万事万物的差别,其实不过是缘聚缘灭引起的变化,是虚妄的。事物虽然呈现不同态势,但我们所见并非其本质,事物的态势是流变的、无定性的,不可把它当前的状态当作本性。

《金刚经》中,须菩提于释迦牟尼座下求问佛法,释迦牟尼在说法时,谈及自己侍奉然灯佛的经历。“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然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须菩提答:“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然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⁵通过须菩提的回答可知,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并未修得佛法,释迦牟尼对此也是认可的。释迦牟尼当真在然灯佛处无所获益吗?是然灯佛教授无法还是释迦牟尼学习无法?“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⁶释迦牟尼或许未学得一个名为“佛法”的东西,但却认识到,未能得到佛法的原因不在然灯佛或是释迦牟尼身上,而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实在的佛法本身存在:“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⁷。被叫做佛法的事物,实际上并非佛法,只是叫作佛法这个名字而已。

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学到了这个道理,而今又把它传递给听他讲法的须菩提以及诸位信众。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为弟子,在须菩提和信众处为师长,身份发生了变换,由学习佛法者变成了讲授佛法者。释迦牟尼在然灯佛处的境遇,跟今天须菩提在他座下的境遇是类似的,同样寻求佛法,也同样都无法可得。现今的释迦牟尼和当初的然灯佛一样,都已成佛,而现今的须菩提和当初的释迦牟尼一样,都是正在修行、需要向老师请教佛法的修行者,他们正走在成佛的路上。可以说,须菩提是释迦牟尼的过去,释迦牟尼是须菩提的未来。由此可知,那些在佛座下听佛讲《金刚经》的善男子、善女人,诸菩萨摩訶萨,修行到不同等级的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类人,他们同样是在修行路上终可能成佛的人,都可以看作是未成佛时的释迦牟尼。虽然看起来然灯佛和释迦牟尼是佛,须菩提是正在修行的比丘,他们是不同的。而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是修行者在不同阶段所拥有的称号。看起来是具有定性的,而实际上随着修行层次的深入,他们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修行者永远在成佛的路上变化,是无定性的,直至达到“涅槃”境界。进一步言,即使是涅槃之后,万物性本空,也无所谓定与不定了。

由于事物无定性,便不能给事物命名,因为一旦命名,就意味着定下来了。然而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若要使用语言传达信息,则必须要用一个符号代指某样事物,这个符号所指代的意思也就免不了要固

1、2 [明]朱棣集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第67-68页。

3 慧明编著:《一次完全读懂佛经》,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4 董子竹著:《金刚经到底说什么——与南怀瑾商榷》,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82页。

5、6、7 [明]朱棣集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194页,第163-164页,第201-202页。

定下来，这就违背了“空”的意蕴。《金刚经》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传达“空”的思想，反复使用“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这一句式，如“如来说人身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¹“如来说庄严国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²这一句式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先肯定有某个事物存在，再否定这个事物是真正存在的，最后肯定这个事物姑且可以以某个名字来称呼。这种“肯定—否定—部分肯定”的句式，其看似矛盾之处正好做到“不落一边”，也传达出不偏颇、不执着的思想内蕴。这一句式和《道德经》中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起的效果是有相似之处的，“道”不可道是因为“道”高深莫测，并无实体，难以被认识。同样的，《金刚经》中“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句式，一方面体现出佛法宏大深远，不可被掌握；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在主观上有“佛法被我掌握了”的思想，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就一定没有掌握佛法的。

“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的句式不仅仅是一种表达上的技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空”的表征。将视野放到整篇经文上，考察经书中谈到的人物身份，便可知不同身份之人，其实可以看作一个修行的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形象，他们没有定性，不会永远保持一个态势。每一个修行的人都在变化，此刻是须陀洹，下一刻则可能变成斯陀含，再之后进入阿那含的阶段，接下来修得阿罗汉果，最后可能成佛。可以说，须陀洹，即非须陀洹，是名须陀洹。将“须陀洹”替换成“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也是一样的。《金刚经》在语言上给予他们不同称呼，看似个人身份明确，实际上却是处在流变过程中的。这种在言说中表达事物无定的方式，同样也暗含着万不可执着于表象，要看到事物本质上是“空”的这一思想。

《金刚经》以语言的书面形式——文字传法说“空”，可谓是无无奈之举。禅宗有“经是佛语，禅是佛意”的说法，认为语言只是佛意的一种方便的、近似的表现方法，如果对语言的常规含义过分拘泥，就会妨碍对佛意的理解³。其实不仅仅是禅宗对于语言可能会对思想的禁锢保持警惕，《金刚经》作为启发了禅宗六祖惠能的经文，同样对语言有着批判的一面，然而正是如此，如何用“虚伪”的语言尽可能准确有效地传达思想，在表达方式上所下的功夫就要更多。这也启示读者，在理解《金刚经》时，可以关注其语言所传达的内容之外的部分，结合其言说方式进行解读。

The Emptiness Outside the Content

——On the the way of narration of *Diamond Sutra*

Chen shu nan

Abstract: The important idea "emptiness" in *Diamond Sutra* is expressed through the content of the sutra, it is also the way of narration. Shakyamuni set up a discourse authority in the *Diamond Sutra*, but he also showed the tendency of anti authority in his words, and that implies the meaning of emptines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ntient beings, the sentient beings and Shakyamuni, Buddhist practitioners in different practice phas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blessings and virtues if the ways of giving are different. But in the view of practice Buddhism becoming Buddha, the differences can be ignored.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at a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ces and no differences shows the implication of emptiness. The characters mentioned in the *Diamond Sutra*, such as Shakyamuni, Dipankar, the Subhuti, they are in an relatively fixed practice state, but in essence, this state is unfixed. The sentence pattern "What the Buddha speaks of XX are not fine particles of XX. Therefore they are called XX." helps to tell the fixing and unfixing of things, and it also shows the idea of emptiness.

Key words: Emptiness; *Diamond Sutra*; the way of narration

责任编辑：朱伟华

1、2 [明]朱棣集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页，第209页。

3 张宜民：《禅宗语录的独特言说方式》，《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8年12期，第10页。